



# 媽媽的故事

彼契爾尼科娃等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520.  
245  
3

•蘇聯教育經驗故事•

# 媽 媽 的 故 事

彼契爾尼科娃等著

邱 陵 等 譯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上 海

## 編者的話

家庭教育是一件長期而細緻的工作。兒童的性格和品質最初就是在家庭裏培養起來的。兒童入學以後，家庭對兒童的教育仍舊是很重要的。

本書收集了五篇譯自蘇聯「家庭與學校」期刊的文章，這幾篇文章生動地說明了在家庭裏培養兒童優良品質的一些問題，可以給家長和教師參考。

## 目 錄

|                 |        |    |
|-----------------|--------|----|
| 媽媽的故事·····      | 彼契爾尼科娃 | 五  |
| 良好的方法·····      | 基利爾洛夫  | 一六 |
| 我是這樣教養孩子的·····  | 彼得良科娃  | 二七 |
| 堅持原則和以身作則·····  | 奧塞耶娃   | 四〇 |
| 要善於利用獎勵的方法····· | 斯傑潘諾夫  | 四四 |



## 媽媽的故事

彼契爾尼科娃

安得列芙娜有些猶疑地問：「塞維羅娃，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把兒子教成坦白誠實的孩子的？教育孩子這件事對於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哩。」

塞維羅娃不是一下子答覆出來的。她說：

「安得列芙娜，我覺得，孩子們是永遠傾向着真理的，如果他們開始撒謊，那末，除了我們之外，誰也沒有罪過。你的伏洛佳，本來是個誠實的孩子，後來才開始撒謊的。這是爲什麼呢？我記得你們過去的一些事，……撒謊是祖母教他的。難道可以教小孩子欺騙老師嗎？他因爲偷懶，上學就遲了，可是祖母說：『去告訴老師，說我們中了煤毒。』請你原諒我說直話。不過，這樣就會把他教成一個不誠實的人的。……」

「我們注意了自己的每一句話，所以才能使孩子們誠實。我們從來沒說過不誠實的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自己必須嚴格地加以注意。……有時候，大人時常欺騙小孩子，而且心裏這麼想：這樣對他比較好，他是不會注意，也不會懂得的，他是小孩子！比如有人對小孩子說天氣不好，氣候冷，所以不准他去溜冰，實際上他是要小孩子坐在

家裏努力做功課。然而小孩子的心好像琴絃一樣，立刻就聽得出和感覺到什麼是眞話，什麼是假話。……最壞的是，他就從此撒起謊來。

「有時候，孩子們談着假造的含糊的荒誕故事，我們都信以爲眞。有一次，瓦良告訴我說，他在一個同學那裏訓練狗，似乎在三天之內就能教會它照着他的命令跳華爾茲舞，並且會做加法題目。他說，如果問它一聲『一加二是多少？』它立刻就會叫三聲。

「我當時很高興，把瓦良誇獎了一番。快到黃昏的時候，我才想起這一切大概都是騙我的。不過他並沒有壞意，只是想使我開開心，聽聽我誇獎的話。這時我心裏很不痛快。

「他把功課做完了。我說：

「『小瓦良，明天帶我去看看訓練過的狗吧。』」

「他連眼睛也不閃一下。

「『好，一定。』他說。

「顯然，他指望我過了一兩天就會忘掉狗的事情。可是過了不久，我又提起了狗的事；過了一星期，我又拿狗的事情催促他。不料他從此以後，放學回家就比較遲了，他說他是在圖書館裏看書。當時我就猜測他是爲了證實他虛構的空想，到同學那裏訓練狗

去了。

「又等了一星期，我又說：

「『小瓦良，我再也沒有耐心了。你把大衣給我，我們一道到你的同學那裏去吧，我想欣賞欣賞你訓練過的狗。』」

「他用可憐的眼光望望我：

「『好媽媽，請你慢點吧。……』」

「『好，』我說，『我同意慢慢再說。只是有一個條件：你要對我說實在話，你放學以後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知道我對他的一切事情都明白了，於是流着眼淚坦白承認以前的話完全是瞎說。……」

「……」

「對於他們，甚至連最天真的、微小的、『開玩笑』的謊話也不能說。你得看清這種『玩笑』，它會變成惡習慣，會使孩子變成不誠實的人。……」

「撒謊就好像『禍秧』。雖然它難得產生，可是常常隨身帶來其他各種不良的品質。所以我認為它特別有害。」

「有的小孩子撒謊是因為害怕，希望父母對他按功行賞而不處罰他。因此，這不但

是撒謊，而且包含着懼怯。有的小孩子撒謊是爲了使自己快活，比如你叫他去買酵母來調饅頭，他一去就不見了，以後他回來說：『在舖子裏耽擱了。』實際上他是到隔壁院子裏踢足球去了。這種孩子不僅是撒謊者，還是個利己主義者。他只爲自己着想，爲自己的快活打算。……

「還有一種孩子不說真話是因爲沒有學會對自己的話負責任。比如兒子說在五點鐘回來，媽媽把飯菜燒熱過多次，以爲他馬上要回來了，可是他七點鐘才到家，原來他遇到了朋友，和朋友看電影去了。這種孩子也是利己主義者，他以隨便的態度對付媽媽，而且是個粗心大意和意志薄弱的人。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他，幫助他培養他的意志和性格。」

「有一種情形我知道得不少，起先似乎是件小事，似乎是句謊話，可是謊話接連不斷地來，結果就是一個『死結子』，很難把它解開來。……

「有一次我的大兒子就這麼拖累過我。他平時瞞着我們和同學去看電影……看電影需要錢，他向我說要錢去買本子。當時本子是必需的，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買，他對我說錢掉了。第二次他不好意思拿那麼多錢，所以要得少些。應該買六本本子，他只買了三本。他在教室裏只好寫在紙片上，反而騙老師說本子忘記在家裏了。算術題抄在紙片

上，紙片散失了，以後也沒法找到。算術題沒有做，上學不方便，他就開始缺起課來。……我們看見他有點失常了。孩子到底是孩子，他本來一切都是好好的，正當的，可是這時候他身上似乎蒙上了一層黑煙，而且老師也對他生起氣來，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於是我們不得不嚴厲地跟他談話了：

「『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呀？統統說出來，你就會輕鬆的！』」

「於是他承認了，老老實實地說出來了。」

安得列芙娜苦痛地嘆了一口氣。

「我的伏洛佳也出過這種事，」她說，「甚至壞到偽造分數的境地……可是怎樣警戒這種事情，以及怎樣教導他經常坦白呢？」

「這，以我的意思，有三種正確的方法。」塞維羅娃繼續說。「我就是用這三種方法使我的孩子完全說真話的。第一種方法是尊重說真話的人。我對孩子們說：說真話高於一切，因為人們都認為這是生活中最高貴最神聖的東西。我們的報紙稱為真理：給大人看的有『真理報』，給青年看的有『共青真理報』，給你們小孩子看的有『少先真理報』。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報紙的每一句話都是確實的真話！真話滲入了蘇聯人的軀體和血液……」

「我常常把我們祖國那些正直的事例講給他們聽，如果一提到某種謊話，我就生氣地說：『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卑劣的行爲，這種行爲比什麼都壞；對於這，我是不能忍受的！』」

「使孩子們說真話的第二種正確方法是檢查。第三種正確方法是信任。」

安得列芙娜帶着誠懇的態度驚異起來了：

「關於給孩子們解釋這一點我是懂得的；檢查，我也懂得；可是信任呢？對撒謊的兒子怎麼可以信任呢？」

「沒有信任，無論怎樣也是不行的。在家庭裏應該有一種信條，要使每個人都感覺到別人在信任他。既然互相信任，就互相尊重和相愛，也就不可能說出某種不誠實的話來。我告訴你，信任的本身有一種奇妙的力量……我來給你舉一個實例吧。」

「我們的瓦良，有一天和幾個同學鑽進了漿果園，他們弄壞了許多漿果。與其說是摘掉的，倒不如說是踩壞的，折壞的。但是瓦良不承認。他撒了謊！我和他爸爸完全知道了他的底細，所以我就提議處罰他。可是他爸爸不贊成，說：

「『既然沒有證據，就不能處罰。他知道我們沒有證據，更加會抵賴，更加會撒起謊來。應該想想別的辦法。』」

「於是我們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起初我甚至覺得奇怪，並且懷疑它有沒有益處？最後，他的爸爸指定他做漿果園的主任。」

「『漿果完全成熟以前，你必須保護每一顆漿果。』他對兒子提示說，『我們指望着你。沒有得到你的允許，隨便哪一個弟弟都不准進漿果園，甚至摘漿果來做午點也是不許的。』」

「第二天，我得到瓦良的允許，摘了些園醋栗。他自豪得滿面生輝，他指點着可以從哪幾棵灌木上摘漿果，並且在記事簿上記上了付出漿果的數目。……你想想，孩子們的工作是多麼熱烈啊，他叫他的那些淘氣的同學運肥料來，給灌木紮在支柱上，給灌木接枝，並且和他們輪班看守園子。他還約定，只有在漿果完全成熟以後才能給他們。」

「就在這些很有意義的日子裏，爸爸對他說：

「『漿果園你保護得很好，你真能幹！對於這個工作，你有足夠的耐心和勇氣！可是我不懂的是：你和你的朋友們那一次鑽進園子所幹的壞事，你為什麼沒有足夠的勇氣承認呢？』」

「瓦良驚異得甚至坐立不安了。」

「『難道您知道了嗎？』」

「我當然知道，連你媽媽也知道。我們是老麻雀，可不容易受騙。」

「爲什麼您不立刻對我說呢？」

「我是爲了使你以後不再撒謊。」

「那又爲什麼相信我，把園子交給我呢？」

「我們知道你想補償你的過失。因爲你是個正直的人，說真話的人，你幹的那件事是偶然發生的，所以我和你媽媽做了這樣的結論。而且，我以爲我們的結論沒有錯。」

「那時候，瓦良十四歲，他已經是一個少年的身材。他投到爸爸的懷抱裏，讓爸爸吻他……親愛的，你瞧，這種事情是常有的！……」

塞維羅娃微笑起來，重又感到很多年前那種言語不能形容的、做媽媽的愉快和自豪。

安得列芙娜也情不自禁地微笑了。

「你真幸福啊！」她吐出了這句話。

塞維羅娃凝視着安得列芙娜，帶着責備的神情搖了搖頭，繼續說下去：

「不過，信任是一件事，輕信却是另外一件事。兩者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把孩子們所說的話經常誤認是純正的眞話，那就會發生嚴重的錯誤估計。……比如瓦良對我

說的關於狗的事，如果我真的相信了他，並且和他一道高興地說笑，這麼一來，他爲了他和我的喜悅，以後會想再虛構某些話，然後又來第三次第四次……這樣，他就會習慣於虛構和說出各種各樣不真實的話來！……

「安得列芙娜，請你原諒我，我對你有個指責。我曾經看見你桌上放了一個錢包。錢包是開着的，可以看見裏邊的錢。你要知道，伏洛佳有時候是抽香煙的，但是你並沒有給他錢買香煙。雖說他自己可能在努力戒煙，可是他暫時還沒有戒掉……你爲什麼把這種有誘惑性的東西留在桌上呢？你這樣一來，就可能使他心不由己地、偶然地不經你的允許把錢拿出來，並且對你說謊話。況且他缺少承認拿錢的勇氣。如果你把錢留下來，事先留心點清數目，以後才能確實知道他是不是受了錢的誘惑。如果你發現他堅定不移，那你就可以爲兒子高興了。」

「我忘記啦……我從來也沒有點過數目。」安得列芙娜很困窘的承認說。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起來了，我也有過這種過失，……信任孩子是必要的，可是只有在逐日考查他們的條件下才行。做這種工作要精細、小心、聰明。有時候要把某些細小的問題提出來問；有時候看一眼就夠了，因爲兒子說的對不對你馬上就可以感覺到。顯然，有時候不得不和老師或看兒子的同學去談談，謹慎地弄清楚兒子對你說的話

是否真實。有時候兒童間或者爲了不使媽媽妨礙他，偶然撒了謊。其實他自己也並不希望這樣。對於這一點，在起初的時候就應該檢查和阻止！」

「可是大孩子對於你去檢查是會生氣的，孩子們會以爲父母不尊重他們……」

「我剛才說過，做檢查工作必須聰明小心，不要傷害孩子的自尊心。你得好好想一想，你在檢查他們的家庭作業的時候，要在似乎是幫助他們校正課業的情形之下進行。總而言之，最正確的是要做到：如果你在檢查他們，兒童知道了也不覺得絲毫屈辱。比如我，早就使孩子們習慣了這一點。他們長大了的時候，就會質問『你爲什麼老是盯住我們呀？』我就給他們解釋：在我們蘇聯，任何人的工作都要檢查的。蘇聯人自己互相檢查工作，難道這就是對人不尊重嗎？恰恰相反，檢查一個工作者，並且本着同志的態度加以指示應該做什麼或者怎樣做，會幫助他提高，會使他的工作做得更好。有時候，自己很難看出自己的缺點，可是旁人倒能清楚地看出來。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工作中的毛病改正了，那末，他就會得到人民更大的尊重。」

兩個談着話的婦人沒有注意時間是怎麼過去的。安得列芙娜緊緊地擁抱了塞維羅娃。

「你多麼好啊！……塞維羅娃，謝謝你這番很好的談話，謝謝你的坦白真誠。……」  
「不值得謝，因為你也對我談了真心話呀。歡迎你帶兒子一道到我們這兒來做客。」  
分別的時候，兩個人都感覺到這一天她們成了好朋友。

（原文載蘇聯「家庭與學校」一九四九年十月號，邱陵譯）

## 良好的方法

基利爾洛夫

「爸爸，我不知道怎樣做算術題。」瘦瘦的黑眼睛小姑娘說着，開始咬鉛筆，等待回答。她穿着褐色上衣和黑圍裙，坐在大方桌旁邊，桌上放着墨水瓶，擺着一些書和練習簿。絲質燈罩像薔薇色的降落傘似的吊在天花板下面，柔和的燈光透過它照着桌上發亮的漆布和紮在小姑娘辮子上的紅綢結。房間裏是靜悄悄的，舒服的。伊凡·彼得羅維奇倚着沙發靠背坐着，手裏拿着報紙。他聽見了女兒的話，但是他仍舊悶聲不響地看報。窗外的風呼嘯着，刺樣的雪粒打着結了冰的玻璃。

「噯，爸爸，您爲什麼不做聲哪？」小姑娘重又堅決要求說。爸爸把報紙朝膝蓋上一放。

「阿利亞，我跟你說過，算術題應該你自己做。」他威嚴地說。

「要是我不知道做呢？」

「應該好好想一想再做。」

「做……」小姑娘的聲音裏，發出撒嬌的腔調，「我問媽媽去。」